

「怕失去自由」恐婚 穗女比男更恐婚

「我付出了我的所有，卻未必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。」「我看不到婚姻可以帶給我的幸福。」日前，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婚介行業委員會與百合網聯合發佈的《廣州市婚戀狀況調查報告》，對廣州1622名單身人士的擇偶觀、戀愛觀、婚姻觀進行了問卷調查。報告顯示，逾三成廣州女性「恐婚」，比「恐婚男」多一成。 ■《廣州日報》

據悉，本次調查女性佔50.7%，男性佔49.3%；未婚76.7%，離異21.1%，喪偶2.2%；80後及90後佔65%；近80%擁有大專以上學歷。調查結果顯示，85.9%的廣州女性認為男性月收入超過4000元才適合談戀愛，57.5%的女性認為男性有房才能結婚，92.4%的女性認為男性有穩定收入才能結婚。調查還顯示，30.1%的廣州單身女性恐懼婚姻，恐婚的廣州單身男性是19.3%。因此，女性比男性更加恐婚。在具體原因上，調查顯示，女性恐婚的三大原因是害怕承擔家庭責任、離婚率太高、害怕失去自由；而男性恐婚的三大原因是沒錢養家、害怕失去自由、沒有房子。

專家：源於怕失控制權

「恐婚更多源於對自己失去控制權的恐慌。」婚姻情感諮詢師周小鵬分析，恐婚群體主要是80後，而80後多是獨生子女，從小生活在「四托一」甚至「六托一」的家庭，他們多以自我為中心，喜歡「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中」。而進入婚姻，就是一個讓人失去控制權利的一種過程。她說，「這也是很多人願意戀愛，但不願結婚的原因，因為戀愛階段，女方更容易控制對方，而男方也更願意受女方控制。很多人閃離，也是因為他們走進婚姻之後才發現，婚姻生活不由自己控制。」

高付出低回報 不如嫁工作

在廣州一家媒體工作的張小莎(化名)也是一名典型的恐婚女。讓她恐婚的原因還不少。「家庭暴力啦，離婚率高啦，小三啦，房子不屬於自己啦……這些都讓我沒有安全感。」「中國女人結婚是高付出低回報。」張小莎說，在中國，法律並沒有很好地保護女性的權益。一個女人走進婚姻，不僅要生育，還要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，照顧家庭，不僅花費了時間和精力，在事業上也會受到影響，而萬一婚姻失敗，「連自己住的房子都不一定能保住」，還不如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上，還可以得到加薪、升職等回報。「按照傳統的觀念，結婚可能帶來的好處就是老了有個伴，還有孩子照顧。」張小莎說，可是，女人壽命一般都比男人長，所以女人即使結婚也有可能孤獨終老，而孩子只有一個，萬一他遠在外國，照樣也不可能回來照顧父母。「所以，預期中婚姻帶來的好處，實際上不一定能得到。」

婚姻綁責任 自由成浮雲

「我看不到婚姻可以帶給我的幸福。」在廣州一家私有企業工作的余偉強坦言，他一想到隨着婚姻而來的各種責任和負擔，就「倍感壓力和恐怖」。余偉強認為，現代社會的女孩都比較現實，願意裸婚的越來越少。「這個我是有發言權的，」他說，他的前兩任女友都是因此離他而去。「退一步說，即使有女孩願意跟我裸婚，但我也不能因此而委屈她呀。」「結婚後，養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」而更讓余偉強心裡沒底的是，結婚是不是意味着被婚姻套牢了。「我現在挺自由的，周末晚上泡泡酒吧，休假時出去旅旅遊，」他說，「可是，一結婚，我現在所擁有的自由通通都是浮雲。」

史海風雲

假冒中共臥底 犯下累累罪行

驚動李克農將軍的特務案



李克農將軍。網上圖片

「是個冒牌貨！」李克農將軍面帶愠色，對榮正說：「把我們調查的情況告訴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。劉人惠此人要由公安機關審查清楚。」

北京市公安局偵查處派出偵查員對劉人惠實施正面審查，經過反覆交代政策，其思想防線終於被摧垮，他承認自己是國民黨「國防部二廳」派遣的特務，與中共毫無工作關係，並交出藏帶的密寫劑兩包。經上級批准，北京市公安局偵查處於3月29日將劉人惠逮捕。經審查，劉人惠是一個死心塌地效忠國民黨並犯下累累罪行的特務。

向美提供機密情報

劉人惠，男，時年32歲，原湖北省漢陽縣蔡甸南鄉合賢集魏家嶺人，後全家遷至武漢市漢陽區普提巷4號，漢族，初中文化。劉人惠青年時期在武漢照相館當學徒，後來經商，感覺經商不好幹，於1946年12月考入國民黨駐漢陽憲兵12團充當憲兵。1949年3月，任國民黨陸軍第5軍200師少尉排長，7月，考入國民黨綏靖總隊第4大隊第一指揮室充任中尉情報組長，後該軍被人民解放軍擊潰。

劉人惠逃到台灣，被編入國民黨軍官儲訓班，後任國民黨81軍上尉指導員、幹事等職。1950年考入國民黨國防部情報學校，畢業後被編入國民黨國防部二廳戰俘審訊組，並任上尉審訊官。在此期間，全身心地效忠國民黨反動派，積極組織台北、澎湖等民眾進行反共訓練。1953年擔任國民黨國防部審判官時，曾赴大陳島審訊被捕的漁民，從中搜集中共沿海海軍情報。1954年，劉人惠擔任國民黨「國防部二廳城市戰略目標要小組」參謀，曾通過中共志願軍被俘人員搜集青島、天津、長春等城市的重要機場、工廠等戰略目標的情報，並繪製成圖提供給美國情報機關。

自薦到港澳搜集情報

1956年，劉人惠所在的「國防部二廳戰略目標要小組」因戰略目標資料來源缺乏，小組長楊凌九準備派人去香港、澳門等地搜集情報。劉人惠自薦擔任此項任務。楊凌九把這個計劃報告「國防部二廳」，廳部批示「赴港澳地區的工作人員須受特工訓練」。楊凌九積極為劉人惠聯繫受訓事宜，二廳六組組長許某得知劉人惠情況，有意派遣他回大陸，便找劉人惠談話，問他大陸家裡有什麼人，是否通過信，並叫他給武漢的母親寫信，信交由許某擬寫，內容是：「吾在港失業，生活困難，意欲回大陸參加祖國建設。」並到二廳廳部寫了自傳、履歷表，填寫了保證書。兩個月後，劉接到武漢母親的來信，表示希望他回來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。劉人惠將來信交給徐某，徐某告訴他：「你是二廳參謀，須經廳長批准，還要進行特工訓練，時間要長一點，回去等着吧！」1957年1月，劉人惠參加了國民黨「國防部外勤人員訓練班」受訓。受訓是在極其嚴格又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。(四之三) ■摘自：《建國初期北京反間諜大案紀實》



懷舊派對

7日晚，300多山城市民在重慶中山四路，舉行懷舊風情派對。左圖為兩位參加派對的市民身着民國時期服裝合影。 中新社

活着姓萬 死後姓劉



3日上午，55歲的湖北一村莊村民萬發清走過一畝麥田，來到村子南邊父親的墓碑前，擺上祭品，點燃紙錢。令記者不解的是，萬父墓碑上寫的卻是，「劉公春錦老大人之墓」(見圖)。萬發清解釋，父親原名萬春錦，去世後才改姓劉——活着姓萬去世姓劉，是萬家廟村人自古以來傳下來的傳統。

沒有準確的史書記載，也沒有可考的證據文物，靠的只是一代代人的口口相傳，而村民卻對「活着姓萬去世姓劉」的祖訓深信不疑，已經流傳至今若干代。

湖北萬家廟隸屬雲夢縣胡金鎮，村子不大，不到千人。村裡沒一姓姓全部姓萬，而周圍方圓數里，卻鮮有姓萬的。對此，萬家廟人自己也解釋不清楚。

村裡一些上年紀的老人還記得，原來村裡有個大祠堂，裡面供着祖宗的牌位，然而牌位裡供奉的都是姓「劉」的。據稱，祠堂已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被毀壞殆盡，一些水塘也被填埋，無跡可尋。

■《楚天都市報》

偷兩塊麵包 女子被綁示眾

6日上午，一名婦女在晉江安海鎮中山中路盜竊兩個麵包時，被店主當場抓住。為警示、防止她再次作案，店主林先生將小偷綁在電線桿上，並在其胸前掛上寫有「我是小偷」的紙板。

林先生開了一家雜貨舖售賣各式麵包和日用品。他說：「很多群眾來購物，突然有3人一起進店，其中一個30多歲的婦女拿起兩個麵包往包裡揣，我正好看見，兩步並作一步小跑過去，拉着這名婦女，她邊上的另外兩人趁亂離開了。」

被問起為何將小偷掛牌示眾時，林先生答：「現在的小偷太猖獗，沒關幾天，出來後又繼續偷。為了警示小偷，免得下次繼續作案，我就把偷麵包的小偷綁了起來。」

目擊者把照片上傳到泉州某論壇。網友「superkiwi」認為：把小偷掛牌示眾，絕對違反法律。市民陳先生說：「小偷太多，盜竊頻發，讓人深惡痛絕，但這種做法有失人道。」



店主林先生將婦人綁在電線桿上，並在其胸前掛上「我是小偷」牌子。 網上圖片

■《東南早報》

周總理專機 田野孤度兩年



曾經的周恩來專機中國空軍「50050」號三叉戟客機。 網上圖片

近日，安徽省肥東縣，曾經的周恩來專機的專機中國空軍「50050」號三叉戟客機停放在田野中。這架飛機是20世紀60年代從英國進口的

大型噴氣式客機，改裝後成為新中國第一代政府專機。周總理曾經乘坐它飛遍祖國大江南北，出訪過朝鮮、越南、蒙古等十幾個國家。20世紀80年代，這架飛機退役後，賣給了江蘇連雲港一家公司，用於展覽。2003年10月7日，合肥的張先生通過拍賣獲得這架飛機，後租給當地政府用於展覽。2010年年初，飛機又被運到合肥市肥東縣橋頭集鎮小韓村附近的池塘邊，計劃將其改造為「周恩來總理專機紀念館」。但是因為條件未成熟，飛機只好在田野裡孤苦伶仃地待了近两年。 ■《中國青年報》

歷史上的今天

1997年4月9日，中國傑出的藝術家、美術教育家吳作人因病醫治無效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八十九歲。吳作人是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、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、第四屆全國文聯副主席、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、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和中央美術學院原院長。

藝術家吳作人逝世

吳作人1908年生於江蘇蘇州。1927年考入上海藝術大學，曾師從徐悲鴻。早年留學法國、比利時。歸國後從事美術教學及創作。1982年，他的國畫《藏原放牧》獲巴黎大宮畫展金質獎章。吳作人還於1985年獲法國文學藝術最高勳章，1988年獲比利時王國冠級榮譽勳章。



吳作人逝世。 網上圖片